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十

百史編

六經類

樂五

樂律考

管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樂曰扶來亦曰立木炎帝
之時多風雨而陽氣畜積萬物解散故士達作五絃
之瑟采陰氣以定羣生其樂曰扶持亦曰下謀黃帝
知天地識之別令伶倫作律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
若氣微若聲因神而有之取竹嶰谿之谷定黃鍾之
宮以爲律本又鑄十二鍾以和五聲八音而施英韶

命之曰大卷亦曰雲門

言其德如雲出能卷聚也

帝顓頊生自若

水處于空桑乃登為帝德惟天合八風時行其音熙

熙婁婁鏘鏘常命飛龍效之作八風之音命之曰承

雲亦曰六英

言根莖備

少昊樂曰大淵

言深

帝嚳樂曰六英

言英華茂

陶唐氏之始陰雨滯伏而湛積水壅不行民氣

鬱闕節骨瑟縮而不達作為大咸以宣導之命之曰

大章大章章之也舜紹堯治命夔典樂于時六府修

三事和因九功之叙而作歌播之為九成以明德象

功其命典樂之官曰命汝敎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

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既在位。諧於其職。其
述職之詞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
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間之笙鏞。而
鳥獸蹠舞。蓋蕭韶九成。而鳳凰儀焉。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孔子歎之曰。樂則韶舞。禹勤
勞天下。作夏籥以象功。夏者大也。湯率諸侯伐桀。若
時雨降。適時大旱。虔精致禱。黔首被澤。樂曰大濩。濩
者澤也。至周武王。成文之德。克商而有天下。作樂曰
大武。其金奏外傳以爲肆。夏樊遏渠。呂叔王曰。肆夏
時邁也。樊遏渠。競也。渠。思文也。其武舞記以爲始。而

北出也再成而滅商也三成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也夾振而四代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總于山立久次於綴待諸侯之至也發揚蹈厲之已蚤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孔子曰武未盡善傷其以征誅革命終不若三后德讓之爲懿也其後周公相成王四征弗庭六服承德歸宗周也於是播樂以安禮本禮以節樂而睦頌聲興於是以六詩四始備六代之樂兼三王之事而太師以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六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

則鍾射爲六律陰聲亦六曰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
呂夾鍾爲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皆播
之以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被之以六詠曰
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而樂成周官大司樂
本虞胄子之教變理之於性情而約以六德曰中和
祇庸孝友以樂舞教國子曰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
夏大濩大武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
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大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
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
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

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樂尊者享尊祀樂古者享元祀尊天而親人也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天師旅太師執同律吹之以聽軍聲而占其吉凶故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較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春秋時陳公

子完奔齊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而聞韶也其時先
王之守官猶能審音知樂而通知其意景王時將鑄
無射王爲之大林州伶鳩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
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尚利制章昭曰以
調利爲制
無所尚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
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殫財故樂器重者
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
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飭樂
樂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
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聲應相保曰

論樂以能
爲近蓋去
古先未遠
也其後紛
紛矣

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
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
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
利，物備而樂成。此樂之正也。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
物過度，妨於時，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
耳，非蘇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
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斯有蕃殖之財。於是
平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
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
之不和，此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

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鍾成。伶州鳩退告人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窺。大者不櫟。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今鍾櫟矣。王心弗堪。能無疾乎。已。王崩而鍾不和。伶州鳩之言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儀度。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天地之合。黃中之色也。故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

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夾則所以詠歌九則
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
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元間大呂助
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韋昭曰四三間中
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
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苗未實六間應鍾均利器用
俾應德也德禮律呂不易無奸物也細鈞有鍾無鍾
昭其大也大鈞有鍾無鍾甚大無鍾鳴其細也大昭
小鳴和之道也蘇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
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單穆公之言樂曰夫

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眇。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思慮純固。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若視聽不和。而有以震眩。則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聽。有過慝之度。其何能樂。其後王澤竭而王官失業。秦并天下。六代樂韶武尚存。改大武曰五行。改周房中樂曰壽人。而始皇不說也。至二世惟溺音。

勸行格者
人過因不
釋坎

后世多謂
趙高之說

以爲娛丞相李斯曰、放弃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
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殷紂所以亡也、願上戒之、
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自朝廷下至
人民、得以合歡喜、通慤懃、非此則和說不通、鮮澤不
流、亦各一世之化、用度世爲樂耳、何必華山之騷耳、
而後行遠乎、二世曰、善、益耽縱而亡國、漢興、樂家有
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官太樂、但能紀其鏗鏘鼓舞、
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
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樂也、皇帝入廟、
門奏永至、以爲行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

歌獨上歌不以箎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韶音清
廟之樂也登歌再終下奏佾成之樂美神既饗也皇
帝就廟東廂座定奏永安美禮已成也四年作武德
舞象天下樂已行武德以除暴亂六年作大始舞文
始舞本舜韶舞更其名示不相襲彰已治定也又作
昭容禮容樂昭容古昭夏也王出武德舞禮容王出
文始五行舞舞無樂近至尊不敢以樂也出用樂明
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因秦舊而帝王之遺音
因間存焉已又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製樂樂
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

樂變爲歌

真悔過是
樂

初高祖既定天下行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十二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爲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今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自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竟鬼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乃去沛父兄願留已復留止張飲三日乃後去蓋其樂也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

歌兒曹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而使樂府
令夏侯寬備簫管更名房中樂曰安世於是高帝廟
奏武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五行舞本周舞其四時
舞者孝文作明示天下之安和者也而孝景時采武
德舞爲昭德尊爲太宗廟樂云武帝定郊祀之禮立
樂府采詩夜誦之有趙代秦楚之謳以侍中李延年
爲協律都尉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
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
用事甘泉園丘常以昏時夜祠至矣乃終使童男女
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

冥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集會五經家論習之

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

詩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懸樂克宮廷芬

樹羽林雲景杳冥言斤闕羽葆之盛其一金支秀華樂節庶旄翠

旌七始華始樂名肅倡和聲神來宴娛許其反庶幾是聽

其粥粥敬懼貌音送細絲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

思朏朏經緯冥冥其我定歷數人告其心勅身齊戒

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轅

疎其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暢矣皇

帝孝德竟全大功撫按四極其海內有奸紛亂東北

聚爾雅

詔撫成師武臣承德作樂交逆

劉敞曰逆迎也言師行和樂遠通皆迎

簫勺

簫勺樂

羣慝肅爲濟哉益定燕國

其六

大海蕩蕩

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

有所

其七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

秋飛

游上天高賢愉愉民人

其八

豐草萋女羅施善何如誰

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

其九

雷震震電耀

耀明德鄉治本約

要

治本約澤弘

大加被寵咸相保

德施大世曼壽

其十

都荔遂芳宵宸桂華

師古曰都良薛荔俱有芬

荔桂華之形宵宸然皆神宮所有宵一交反宸一爪反

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

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

廣

孝道隨世

我署文章

署分部也其十一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場久

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查查冥冥克綽永

福

綽延長也其十二

不禮

崇積

郎郎

克實

師象

山則

嗚呼

孝哉

案

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

象譯也

兼臨是愛終無兵

華

其十三

嘉薦芳矣

告靈饗矣

靈告

既饗

德音

孔臧

惟

德之藏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其十四

皇皇馮

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

則

其十五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

下孔

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

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

其十六承帝明德師象山則

雲施稱民永受厥福八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

樂受福無疆九其郊祀歌十九章詩曰練時日侯有

望人說燭反骨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鴻祐

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

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齋齋靈之至

慶陰陰相放慈芳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且承

靈億牲蘭栗染盛香尊桂酒賓八鄉以水漬桂靈安

留吟青黃徧觀此眺瑤堂衆嬋音互並綽奇麗顏如

茶兆遂靡師古曰兆民被華文厠霧縠曳阿錫佩珠

玉如淳曰阿細縠細布也俠嘉夜蒹蘭芳澹安容

師古曰縠細布也俠嘉夜蒹蘭芳澹安容

與間獻嘉觴此天神之歌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

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臣

武后土富媪稱母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此上后

歌青陽開動根莖以遂膏潤并愛歧行畢逮霆聲發

榮耀處頃傾聽枯槁復產迺成厥命衆庶熙熙施

及天胎羣生嘒嘒湛湛惟春之祺祀青朱明盛長專敬

與萬物相生茂豫靡有所詘劉敬曰桐幼雅也敷華

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進嘗廣大建祀肅

雍不忘神若侑之傳世無疆祀赤西顙沆湖浪碭蕩

秋氣殺肅含秀垂穎續舊不發奸偽不萌祆孽伏息

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
正心翊翊祀白帝玄冥陵陰蟄虫蓋藏少草木零落抵
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
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歛之時掩收嘉穀祀黑帝惟泰元
尊媼神蕃釐舊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
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
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恭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
不胼許乙反飾嘉籥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
荒鍾鼓笙竽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祀黃靈其
後上得神馬渥洼水中伐大宛得千里馬作蒲梢太

一天馬之歌行幸雍獲白麟幸東海獲白雁次赤蛟
象載之歌祀汾陰得寶鼎壇上有景光天報靈星齊
房芝生甘泉作天門景星華燁燁諸歌類次成什而
上勒兵朔方邊待單于塞下作鼓吹饒歌爲軍樂諸
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亦多所譌闕故弗著方歌
天馬時侍中黯進曰王者作樂上以承宗廟下以化
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薦之於宗廟先帝百姓
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樂而罷是時河間獻王好
古學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
樂有肆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樂非

樂不古

雅聲雅聲以存肄故施於後世猶得有所祖述
五鳳之間天下殷富又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
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
梁龔德之倫皆召見待詔於雅樂終莫能宣明元帝
多材藝善琴又被疾不親政留好音樂時時吹調簫
自度曲分判節度窮極要眇嘗置鼙鼓殿下天子自
臨軒墮擿丸以銅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
知音者莫能爲然所好獨溺音是時郎頓丘京房好
鍾律知音聲得六十律相生之法以爲上生下皆三
生二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於黃

亦凡

鍾終於仲呂而十二律畢矣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
生去減上下相生終於南呂而六十律畢矣十二律
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房以爲
竹聲不可以刊度故作準以定之準狀如瑟長丈而
十有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
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其術施行於史官
候部用之截管爲律用臨以考聲刻以驗氣會房刺
而罷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禹弟子宋
翬千軌反等上書言之天子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
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愛兼聽修

廢官立太學而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
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
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而希闕不講故自公卿大
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
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迄今未成今羣等
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
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
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

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自哀帝爲定陶王時。疾惡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詔曰。惟世俗奢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焉。夫奢則不遜。而國貧。文巧則趨末。倍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廟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光。大司空武。奏樂府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

可領屬太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爲鄭衛之聲，皆○可○罷○。然百姓漸漬日久，溺之又不爲制雅樂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也。光武旣平隴蜀，得公孫述瞽師及郊廟樂器，而法物稍具，乃增廣郊祀樂，奏青陽、朱明、西顙、玄冥舞。雲翹育命以祀天，祀北郊及明堂亦如之。迎時氣五郊，各以其時用。詩歌所宜，春夏舞雲翹，秋冬舞育命，季夏兼之。永明初，用博士曹充言，興禮樂，而東平王蒼總公卿上議，言樂所以象功彰德也。古宗廟名奏，其本廟之樂以崇厥美。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宇內治平，方外震疊，修建三雍，肅穆典

以雅頌列
之於樂名
物外也

祀功德至盛宜祭有廟樂於是采文始五行武德爲
大武之舞爲世祖皇帝廟樂又采百官詩頌爲登歌
樂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官樂四品一曰大予樂郊
廟上陵諸食舉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祀六宗
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
短簫繞樂軍中用之章帝時太尉熹奏孝明皇帝功
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立廟樂東平王蒼言晉太
宗廟樂曰昭德之舞世宗廟樂曰盛德之舞祫食高
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謙
德不廟卽世祖廟藏主樂無所施用宜統於大武之

舞如自立廟當更作廟樂如制奏可自是漢諸帝皆
不別廟不別樂統於武舞焉建初中太尉防言聖人
作樂所以宣氣致和導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歲
首發大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於是始行十
二月迎氣之樂當漢時去古未遠樂氣與聲猶存故
史漢律書獨詳具而儒者蔡邕張衡於音樂特精漢
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圓其外循四角規而圓之廔
旁不滿之處九釐五毫尺四寸有奇霽百六十二寸方寸
寸圍其外每旁約五寸深尺積一千六百有二十寸容
五寸廔其旁約五寸十斗一斗容一百六十二寸爲容十斗邕銅龠銘曰
十斗一斗容一百六十二寸

龠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
稱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一律而
後世言黃鍾圍徑之數多祖焉自東京更董卓之亂
諸樂器燔煨播蕩無復存者杜夔以精識爲魏雅樂
郎工鑄鍾鍾其清濁不法輒駁令改作工訴其清濁
任意武帝命將所鑄鍾錯雜更試扣聲品律一無謬
爽乃知夔爲精晉太始中中書監荀勗造新律云與
古器合惟散騎侍郎阮咸心譏其聲已高高比哀思
不合於中和非興國之音殆古今尺長短所致也其
後勗樂施用而始平田夫耕於野得古銅尺歲久欲

腐鼎以校已所治果長四分有奇始服咸之精而莫
能厝意焉自是樂益衰亡梁武思弘古道詔博求學
術通明者陳所見寃於樂而莫知其解帝素善鍾律
詳舊事遂自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爲大
壯舞文舞爲大觀舞取諸易郊明堂燎瘞奏禋雅取
諸禮皇帝出入奏皇雅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永錫
取諸詩王公出入奏寅雅取諸書上壽奏介雅取食舉
奏需雅徹饌奏雍雅牲出入奏牲雅大祭祀降神及
送迎奏誠雅百官出入奏俊雅皆雜取五經家言以
命之而樂章有粲其文辭並沈約撰其後帝旣篤信佛法

制善哉大樂大勸等樂十篇用讚佛道又有法樂梵
唄皆童子倚歌而和設無遮大會則爲之用荒於理
梁遂以亡陳改元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爲名而後
主心賞胡戎樂沈於酒耽習之遣宮女習北方簫鼓
自爲度曲酒酣輒奏之以爲歡於清樂中造黃鸝留
無愁曲及玉樹後庭花等曲音韻宛窈極於哀思歌
詞綺麗極於輕靡男女相與唱和莫不隕涕出行遊
於馬上奏之樂終哀來陳竟以亡元魏孝文垂心古
雅正音聲自爲歌詩和上下被管絃宣之太常籬高
允又奏樂府歌陳王業及祖宗德美以風北樂始近

於璽隋開皇初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積歲不能定帝恚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庸設官何爲命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下欲罪之諤曰斯事體大不可遽成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蓋其難也乃得解於是沛公鄭譯得龜茲人白薛祇婆法老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聲以爲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合而樂和邳公蘇威子夔議欲累黍立分以定正律呂帝素不悅學卿弘領其事又於音律不解而

何妥舊學爲儒者所衆推耻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於是說者各異朋立黨以相非而是非混淆或請令候樂擇成善者而後從妥恐樂成卽善惡易見請大合樂廷試之且逢上意言黃鐘人君之象法當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如假餘律旋生是君臣更相爲也因先奏黃鐘之調帝大悅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班賜妥等及諸修樂官有差而譯等議絀不用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及樂工議者以爲乃中原承傳雅樂之舊雖舊俗治化而大體猶古詔太常置清商署領之於是奇章公牛弘又請依古正五聲六律旋宮之

卷之北

法每宮一調迎氣奏五調。縵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爲次。帝猶先入。要言絀旋宮之議而終隋之世。樂惟奏黃鍾一宮。餘聲律不復通。已舊工老死。或有能爲蕤賓一宮者。於饗祀展之竟無覺者。而新樂候氣輒不驗。或初入月氣以應。或至中下旬始應。灰飛或三五日輒盡。或終月不盡。帝以問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全出爲猛氣。吹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駁之曰。臣縱君暴。政不平。非月別而歲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中應各不同。於事應何當哉。弘

孫宜須明
也

不能對時樂工有萬寶常者妙達鍾律嘗方食與人
論聲樂因前取食器及他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
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召見之時鄭譯方定樂上問
何如對曰樂聲哀非雅正之音不可用也命造諸樂
器於是以水尺起律調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
并撰六樂譜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絲移柱之變
爲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而變化極於千有八降也
周禮旋宮之義久亡自漢魏知音者鮮能通之見寶
常創其事初皆怪哂及是寶常應手成曲無所疑滯
而皆依於雅正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甚衆然其

聲雅淡。不爲時好。太常善聲者。衆共排擠之。樂竟不行。而退省其私。未嘗不歎息。以爲有神解也。其後新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泣。或問之曰。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時四海初定。人皆不謂然。已乃卒驗。煬帝將之江都。樂工王令言子當從行於戶外。彈胡琵琶。令言方臥室中。聞之。蹶然起。變於色。急呼其子曰。此曲何自興。對曰。頃有之。令言歔歔流涕曰。必無從行。此曲宮聲往而不反者。君也。竟煬帝弑而隋亡。寶常因餒且死。取所著書焚之。曰。用此何爲。見者於火中僅探得數卷云。初樂成。旣施用。弘等恐衆論庇詆之。乃上言樂議易淆。請盡銷毀前代

金石以息異議而古器間存者益復湮豈不痛哉煬
帝矜奢耽淫曲御史大夫裴蘊逢帝意擇周齊梁陳
樂工子弟及知聲者數百人進之倡優雜揉絃管哀
淫蓋樂壞極矣唐太宗即位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
考正雅樂孝孫故從陳山陽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
一律而生五音協律卽張文收依古法斷竹爲十二
律吹調之而和隋初惟用黃鍾一宮擊止七鍾五鍾
設而不擊至是叩五鍾咸應而十二鍾乃畢用用布
管飛灰順月皆驗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
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當一歲之日又祖詵車依

南本數因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
月律而爲一部以律數從一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
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置一歲以配七音而旋相爲
宮之法復著於是合考諸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之
音多吳楚周齊之音雜胡夷乃考古音作大唐雅樂
準十二月各順其律相爲宮而制樂曰十有二和曰
和者以大樂與天地同和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也合之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饗園丘以黃鍾爲宮
祀方澤以林鍾爲宮祭宗廟以太簇爲宮郊迎五氣
及朝饗則各以其月之律爲宮祀天神奏元和地祇

奏順和宗廟奏永和郊社宗廟登歌奏肅和皇帝臨
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飲酒奏休和
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禮
會登歌奏昭和郊廟組入奏雍和皇帝祭饗酌酒祝
嘏奏壽和而郊朝祭享有代康凱安之舞時旋宮之
義久亡傳世莫能知而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亦固天
以啓一代之樂也其後協律郎張文收復採三禮增
損其樂章然一循孝孫所制之音當樂成時天子躬
臨考觀謂侍臣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
隆替豈由於此僕射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

文中子告
諸等以禮
樂不齊故
其言五草
乃爾

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曲當是時聞其音者皆泣下
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齊陳以亡何謂治亂不在
樂乎上曰樂聲所感則人心生將亡之政其民苦故
聞樂而悲非樂能使悲也今三曲具有試為公奏之
公豈悲哉魏徵曰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時文收
請得以次董正餘樂上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
末喪亂雖改律而樂不和誠百姓安而金石諧矣語
近本而先王風化天下之具彌淪廢不復存先是太
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作舞隊象功名七德舞始上
生於慶善宮及即位宴從臣其中賞賜吏民比漢沛

宛上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功成慶善
樂後沿用爲文舞名九功舞上追念七德舞爲功烈
所自起每宴樂用之謂侍臣曰斯舞雖發揚昭厲與
文德殊科然功業由之不可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
聖武戡大難何文德足抵乎上矍然曰朕雖以武功
興在位然實以文德綏之謂文不如武過矣時魏鄭
公徵念欲上偃武修文凡舞七德輒頻不視舞九功
輒審諦觀之中宗昏德湛胡樂爲淫酣弘文學士武
平一爲上言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
音動於心形於物而哀樂之變應之樂正則風化正

樂邪則政教邪此先王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樂有胡部被之聲律聊以備四夷之觀昭服遠之致非美之也比日益以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沉溺始自王公達于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艷劇歌舞號曰合生趨數驚僻殆亡國之音也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以崇肅雍其兩儀承慶陛下受朝聽政之所也比大饗而以倡優嫖狎虧汙其間隳邦國之典臣竊惑之不納玄宗爲平王時賜第隆慶坊坊南地忽水流溢變爲池及即位以爲祥作龍池樂已又作壽聖

以節道爲

樂作小破陳樂作光聖樂以象功於是分樂爲二部
堂下立奏爲立部伎堂上坐奏爲坐部伎太常閑坐
部不可教者隸立部立部又不可教者隸雅樂薄雅
樂至於此其後上寢有感志於仙河西節度使楊敬
忠製霓裳羽衣十二曲上之而道士司馬承禎承詔
製玄真大羅紫清上聖諸道曲皆隸太常初隋有法
曲蓋絃鼗遺製出胡中傳以爲自秦漢而來曰秦漢
子上酷愛之選坐部子弟三百人教之梨園號皇帝
梨園子弟聲曲誤上親覺而正之又及宮女數百人
居宜春北院習焉羯鼓本戎羯樂其音惟太簇一均

聲。噍。殺。特。異。又。上。好。之。以。爲。是。八。音。之。領。袖。諸。樂。不。足。方。也。天。寶。初。遂。升。胡。部。樂。於。堂。上。而。皆。以。涼。伊。甘。等。州。爲。名。於。是。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而。安。祿。山。竟。反。涼。甘。伊。州。皆。陷。於。吐。蕃。大。樂。官。祖。孝。孫。張。文。收。而。下。天。下。莫。能。以。聲。欺。者。稱。衛。道。弼。曹。紹。夔。之。倫。周。世。宗。時。有。司。設。元。正。儀。宿。懸。于。殿。庭。上。臨。觀。有。懸。而。不。作。者。問。樂。工。莫。能。對。歎。以。爲。樂。陵。遲。至。於。此。也。以。問。樞。密。使。王。朴。朴。乃。爲。上。言。樂。作。於。人。心。而。聲。假。於。物。聲。氣。和。而。能。以。反。感。乎。人。心。一。本。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而。九。者。其。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簞。

得黃鍾之聲、以爲樂端、半之爲清聲、倍之爲濁聲、三分其一、損益之爲相生之聲、蓋十有二變、而復於黃鍾之宮、黃鍾者、聲之總數也、故十二律迭相爲均、均有七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而樂成、自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法廢、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餘五調曰啞鍾、不用故也、唐太宗明於知人、志復古道、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之八十四調、復完、在懸之器、方無啞者、安史之亂、樂器與工十不存一、逮黃巢之亂、而盡集官酌、詳終莫能知、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

記之文鑄鐘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肅承訓校石
磬定之今在懸者是已狀雖鐘磬實無相應之和梁
唐晉漢享國不遠未遑斯及十二鑄鍾不考聲律循
環擊之而已黃鍾一宮之調亦不和備餘八十四調
泯滅盡矣於是上命中書舍人賈儼與朴詳定乃依
周法以秬黍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
與凡在黃鍾之聲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以爲十
二管吹用不便倣古法作律準十三絃依柱以定聲
其法宮聲長九尺張絃爲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八尺
設柱爲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大簇第十絃五尺
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
爲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鍾第七

絃六尺三寸三分設絃爲蕤賓第二絃八尺四寸四分設絃爲太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絃爲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絃爲夾鍾第十二絃五尺一分設絃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絃爲中呂第十一絃四尺五寸設絃爲黃鍾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發其均主之聲歸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十二律旋相生而各爲均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而樂之歌奏畢由焉具奏言旋宮之聲久絕迨唐初乃有之而與禮經文相違今不敢遵用其詮定如上而臣淺學獨力未能宣究望集多聞知樂律者上本古典下順法故較次其得失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尚書昭等言朴新法音律和諧不相凌奪可施用從之宋祖受命廷臣議以爲朴

所定雅樂聲已高比哀思於中和不合詔判太常和
峴詳定峴上言聖王作樂先立尺寸爲律呂而三分
損益上下之以相生取合真音但以尺寸長短非書
可傳故累秬黍爲之準後代試之或不符合惟西京
銅望臬古法所存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
也今朴所定尺比較短於石尺四分聲樂之高蓋中
於此况影表上測天行獨不可以準繩樂律乎上乃
令依古法造尺及黃鍾之管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
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之亦適相
符下尚書省集議衆莫能難由是更造十二律管而

雅音以和蓋又一代始造貞元合而樂和也於是峴
請改文德舞爲玄德升聞之舞武功舞爲天下大定
之舞而命樂曰大安本禮治世之音安以樂而名也
大饗天曰高安祀地曰靜安宗廟曰理安天地宗廟
登歌曰嘉安皇帝臨軒曰隆安王公出入曰正安皇
帝食舉曰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曰順安皇太子
軒懸出入曰良安元正冬至朝會曰永安郊廟俎豆
入曰豐安祭享酌獻祝嘏曰禘安祭文宣王武成王
用永安耕籍先農用靜安

宗廟借和宮奏大寧之舞
順祖宮奏大寧之舞

高奏大順之舞
祖室奏大慶之舞

咸平中太常言樂工濫冒闇於審

音即祭饗止奏黃鍾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於是詔翰林學士李宗諤等科條律呂樂器諸名數爲編曰樂纂且更樂工試補法式若肄習程課下之用習工於樂明年天子御崇政殿張宮懸按試召宰相親王臨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準次合登歌次鐘磬埙篪琴瑟笙簫各爲偶合奏吹箏琴筑參合奏乃後以擊鐃鐘倡六變九變爲朝會正壽之樂及文武之舞畢精習上喜甚賜賚有加自是樂府有倫大中祥符中改酌獻昊天上帝樂曰豐安皇地祇樂曰禪安飲福曰禧安別製天書樂章曰階安靈文諸曲

景祐初天下久平仁宗垂意於禮樂之事而判太常
燕肅言樂金石不調願考修乃命直史館宋祁集賢
校理李照及肅等與其事校理照言王朴律準視古
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是冬興夏令春召
秋氣蓋五代樂壞久而朴以其意創修不合古法而
然也用之本朝卒以短祚其編鐘鑄鐘無大小輕重
厚薄長短之差又銅錫不精聲韻失度大陵小抑非
器也臣請依神瞽律法鑄編鐘一虡樂當可和詔於
錫慶院鑄之照復請下潞州求上黨羊頭山秬黍以
定廣容下懷州取河內葭莩灰以候氣從之鐘成聲

猶高更用太常府布帛尺爲法乃下於太常樂四維
於是以十二管之法鑄銅爲龠合升斗爲量率六百
三十黍爲龠爲黃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
合斗十倍於升已又以鈔鐘之容差大更增六龠爲
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命曰樂斗已又言太常鐘磬
十六枚爲虞而四清聲承沿不擊蓋十二律聲已備
餘四清聲則鄭衛之樂也請編懸止留十二中聲去
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自而生於是廢四清聲
不用而自造八音之器各十二種而樂成天子親製
郊廟樂章二十一曲擬頌告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

分造樂章參施羣祀作景祐樂髓新經凡六祭饗所用登歌宮縣審聲定律諧於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敢憚改焉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置局於秘閣詳定而國子監直講胡瑗潁東推官阮逸進士房庶皆驛召預議議者競用相非瑗之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鍾之管長九十黍之廣積方九寸此度之所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此量之所起也重十有二銖此權衡之所起也度量權衡既皆出於黃鍾之龠則黃鍾之龠圍徑容受四者之法交相讐而實可得也今驗黃鍾律管每長

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則圓中容九分九分者九方分也。世儒執守孤法。不能貫知權量之法。因謂圓九分者。取空圓圓長九分耳。以圓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圓九之法。則黃鍾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有十分半如此。則黃鍾之聲無從正。權量之法無從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矣。蓋始以九分爲九方分。破徑三分之說。而所定律一取之。秬黍又不知變律之法。見仲呂反生。不及黃鍾之數。乃損增林鍾以下諸律。圓徑以就黃鍾清聲。而十二律之聲皆不當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

爲條理也。於是阮逸等言新樂所造鐘磬本馮元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而臣所執周禮嘉量磬中黃鍾之說及國語鈞鍾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竊考隋書志有云尋漢志忝尺或不容千二百忝其容千二百忝則於長九寸不合是班志所云歷代樂與符合者鮮矣。臣所爲獨執嘉量爲本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可見也。律度量衡合則於制管中聲其合也必矣。故漢蔡邕深於音樂獨傳銅龠以積成嘉量於古今爲允而逸等以上黨秬忝大者

累尺小者實侖已自戾於本法用以再累成尺與元
初所製尺又復互異學士丁度等詳定言漢志審度
之法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肥磽
就今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蓋天
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人立法用存大槩云爾故前代
制樂必求古雅之器校焉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
賢聖制作宜可取則而爲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
無復存者今獨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尚存今取四物
首足肉好長廣分寸於正史合者用以參校宜斛尺
可定有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時論互異處士

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於是知諫院李先言樂之爲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未易輕語。西漢去聖尚近。制氏世典大樂。亦已直紀其鏗鏘。而莫詳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遠求三代之音。通明述作之事。不亦難乎。國家制樂數年。繁費甚廣。務爲異說。欲以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未能裁定。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但取其諧和近雅者用之。庶其可乎。於是上御紫宸殿。奏太常新樂。召輔臣省府館閣臨觀。而瑗逸等皆進官。初李照以王朴所作樂音高。其新樂律下。太常

歌工病歌不成聲私賂工使減其銅齊聲稍調而歌
乃可協照按試曾莫之覺也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
照環皆非之將給銅更鑄於銅齊中得古編鐘一不
知何代作而有銘銘曰粵朕皇祖寶蘇鍾粵萬斯年
子子孫孫永寶叩其聲與朴鍾夷則清聲合而形則
垂如朴製工不敢毀藏之太常已環等改鑄正其紐
使下垂叩之聲弁鐸而不揚其鑄鐘又長而震掉
著作卽劉義叟謂人曰此其聲於周景王無射鐘無
異上其有憂乎嘉祐元年元日上御大慶殿受朝前
夕設仗衛大雨雪宮懸架折上大驚於禁中徒跣露

禱因遂感暴疾風眩云元豐初太常楊傑疏大樂之失言臣聞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涵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乃天地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故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書曰詩言志歌永言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是歌非永言也請節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人言志詠以爲歌而五聲從之是曰依永律呂焉是曰和聲所謂依人聲而制樂器以寫之樂本

效人非人效樂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以詠依聲。聲不依詠以聲和律律不和聲非古也。管虞樂成九以簫爲主商樂和平惟磬爰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首則知鐘簫磬者衆樂之所宗也。天子之樂八鐘磬簫乃倍之而十六斯遵何義哉。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四清聲曰子聲。今四清聲廢不用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亦何從而諧哉。今巢和笙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應聲用之久而聲宜可和。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則樂奏一聲而諸器各以其

聲應之。然後和。今琴瑟埙篪笛簫箏筑奏一聲而鍾
鐘特鐘編鐘連三聲並應。聲煩而衆音爲之掩抑。是
奪倫也。於是天子異其意。詔秘書監劉几禮侍郎范
鎮與傑等詳定。傑於樂本無心解。而論議浮之。乃奏
言王朴所鑄鐘已厚聲疾而短聞。請銷毀。太常以爲
大樂所典。乃法度舊器。不當毀。製新樂成得參校失
得。詔許借朴鐘爲清聲。不聽毀。已命輔臣行按試。先
一夕。傑上言朴鍾已弊壞。不諧。請銷之。樂工不平。夕
藏之。厥明輔臣至。出以叩音韻如新。傑大慙沮。時進
士房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以子穀

秬黍中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
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本脫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
則知前世累黍爲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非尺起於
黃鍾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非一黍
爲一分當以秬黍中者千二百實管黍中得九十分
爲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可定也衆莫之
信而直秘閣范鎮獨是之以爲衆論所不及欲求一
稊二米和氣所生黍以定律而凡議以爲律主於人
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必以古器調
聲猶以古冠服被今之人容體豈有稱哉儒者亶泥

古形名度數，而不知清濁剛柔輕重之用，隨時也。於聲與器必不合矣。諸皆主聲然，所定樂太都即李照之舊，加四清聲而奏之，猶之舊樂云。詔罷局，加賜鍾等有差。鍾辭謝曰：「此劉几樂也。」臣鍾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嫌於干進，寃請老。旣得謝，乃請太府銅爲之，逾年始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上之，於是天子親臨觀奏焉。賜詔褒美。下太常，太常言：「鍾樂自其一家，學難施用，而制樂如舊。」大都宋世爲鐘律之學者，非心洞玄解而馳騁於論議，故莫能有定。云始鍾於司馬溫國公，光大飾如一人。至論樂各

往復諍不相協。及鎮鑄周顒漢斛成。欲招光至。穎昌就觀。光答之書。言樂之要眇。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其求之甚難。自漢以來。儒者以其曾臆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校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無形之域。訟無證之廷。非后夔復生。莫之能決。彼周顒出於考工。旣非經見。是非固不可辨知。如漢斛者。則劉歆佐王莽所爲。就令尚存。非必可法者哉。蓋嘗之也。至崇寧中大奸柄國。欲張樂以爲名。而天子有惑意於仙蜀。剩負卒魏漢津管。及事范鎮。見其制作粗通。其一班因託言遊蜀得師。事唐僊人李良。授鼎樂。

之法而極詆後世累黍之謬。本大禹聲律身度之言。請帝中指中寸爲寸以度律。語具異。教考中。會端州。上古樂鍾。驗竅制。乃宋成公時鐘也。而天子起端王。在位於是。御崇政殿。合樂御大慶殿。受朝賀。下詔言。得隱逸之士於草萊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朕將以薦郊廟和萬邦。其名樂曰大晟。未幾金人汴。凡大樂軒架并景鍾九鼎皆亡。方宋之隆。周元公惇頤之論樂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慾心平。

心

釋優游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

也是謂道

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

刻縱欲敗

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

妖淫愁怨

導欲增悲而不能止蓋有賊君弃父輕生

敗倫而不

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

古以宣化

今以寡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

者遠矣程

正公願以爲律自然之數樂必律以考聲

管以候氣

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柷黍之比張明公

載以爲聲

音之道通於物感蠶吐絲而商絃絕金氣

盛而木氣衰

此自然之符也今人求古樂已深始以

爲不可知。不知有可知之理。惟德器深厚者能之。諸
皆窮本達變而深得其要機。淳熙中建陽蔡元定於
樂律有冥契著書二卷曰律呂新書。其上卷以漢志
斛銘文定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爲黃鍾
第一。以淮南子漢前志本黃鍾之律以三歷十二辰
積之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第
二以黃鍾三分爲損益定生十一律。第三次十二律
之實四次變律五次生律五聲圖六次變聲七次八
十四聲圖八次六十調圖九於是候氣審度嘉量權
衡次焉爲十三篇。其下卷述前史書志經傳疏注呂

氏春秋淮南子下至歷代龠尺款識用以明造律和聲均調候氣制器之事爲律呂證辯者甚具其說曰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是聲氣之元也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截竹爲管吹之聲和候之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圓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以三分損益歷十二辰而十一律由是生焉明興高皇帝寅恭郊社宗廟之祀御製圜丘方澤分祀樂章後定合

祀更撰合祀樂章禮成歌九章已病音樂之未復古

也詔尚書同尚書凱與協律郎謙定雅樂而學士

爲濂樂章著令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

圜丘方澤祈穀大饗

曰八奏

神祇壇先農高舉

曰七奏

朝日夕月太社稷歷代帝王廟

曰六奏

宗廟時祭祫禘帝社稷

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

佾有文有武其樂曰中和韶樂曰堂下樂曰丹陛樂

曰侑食樂曰大樂其雅樂備八音五聲十二律九奏

萬舞之節俗樂有百戲隊舞謳歌之承應祭祀用雅

樂太常領之協律郎司樂考協之朝會燕享兼用

樂奉鸞司掌之

郊廟皆奏中和韶樂圜丘迎神奏中和奠帛奏肅和進俎奏徵和初

獻奏詩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寧和徽饌奏雍和
神奏安和望燎奏時和宗廟迎神奏中和初獻奏
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熙和徽饌奏雍和還宮奏安
和皆初獻舞武功亞終獻舞文德大宴享奏堂下之
樂一奏炎精開運之曲二奏皇皇風之曲平定天下之
舞樂章曰清海宇三奏睿皇明之曲撫安四夷之舞
樂章曰隆樂府名四奏天運傳之曲車書會同之舞
奏章曰泰階平五奏振星綱之曲六奏金陵七奏長
揚八奏芳體皆百戲承應九奏駕六龍之曲隊舞承
應焉食舉奏侑食樂一曰上萬壽奏平定天下之舞
二曰仰天恩奏撫安四夷之舞三曰感地德奏車書
會同之舞四曰民樂生奏表正萬邦之舞武舞五曰
感皇恩奏天命有德之舞六奏慶豐年七奏集禎應
八奏永皇圖九奏樂太平小宴樂一曰本太初二曰
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
泰階平七奏君德成八奏聖道行九奏樂清寧而天
子陞座還宮百官行禮皆有樂曰升
陛大樂樂章皆近質無商雅之辭
先是上厭前
代樂章用洩詞爲容悅也令更撰以進謂侍臣曰禮

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古樂廢久矣
新聲代變至元而雜以北裔胡戎之聲甚者飭古先
帝王若祀典神祇爲舞隊悖褻已甚殊非所以導中
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於音律諧協有和平廣大之
意自今諸一切流俗喧噍淫褻之樂悉屏蓋天大一
統而樂道以昌自是歷世遵用太常肄常習舊而已
無能紹明之者方定樂時 上陳樂器於廷 召學
士朱升等考定 上親拊磬余升辨五音對忤 旨
怒欲法之起居注聞從容前論解 上曰升自謂審
音願不辨宮徵何也聞頓首曰石音難辨自古而然

唐虞惟后夔爲能和此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詩曰旣和且平依我磬聲蓋其難也上曰卽如任豎儒治樂樂何由和鼎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物和而樂音和矣上爲霽威王尚書廷相韓尚書邦奇皆大儒通解音律皆不謂李文利之說爲然以爲樂律音調之承傳在中原依古往而來非他方及知非可以臆見卜度決也廷相駁之書言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脣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氣平之

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者。今曰黃鍾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于喉乎，出于唇乎，惟以宮爲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其大謬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鍾十二律可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

清之分數少也。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濁之調，非子律不可。今日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令平公欲聽清商，雖師曠何有而擊之？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略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清則律極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況後學哉？或曰：然則十二律還相爲宮，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

故曰旋相爲宮。言各律旋各自爲首也。如黃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一音。而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于世者。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二調者。論說雖美。而實無所用也。後學不察。而傳衍謬矣。韓司馬邦奇博極羣書。研律呂之學。至瘍癢。

背癢劇不知也。苦心精思，悟若天啓。於是作志樂，以爲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而律經聲緯之，漸變體十用九之，明示未及也。圖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而管圓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未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元定著之。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交之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未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矣。而黃鍾一均於朝廷宮闈宴享備布焉。又周禮之所未載者，蓋其精也。久之，楊忠愍繼盛爲郎時，從受樂三

月而得其數。則請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有器而後有聲。有聲而後理可從。寄也。理而無器。如聲何。乃攜桐竹絲漆。手製管吹之。而和製琴瑟簫笙埙篪奏之。而又和合奏之。若一。復於韓曰。技有進於是者乎。韓喜曰。姬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調也。子豈有意乎。繼盛退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夜夢大舜坐堂上。以金鍾使考之。曰。此黃鍾也。醒而汗流浹背。恍若有悟。起篝燈趣制管。迨明而成者六。已皆成。韓撫膺高蹈。喜曰。得之矣。始吾志樂成。先謁飛舞於庭者久之。應其在子耶。然太常肄常習舊。

朝議未遑。崔文敏銑曰。器數名物必也。秦漢之詁乎。
殘編遺器。彼猶及見其音塵。今無從質也。不形於器。
不發於音。烏取乎辨博相高哉。又曰。今中原化而夷。
者未之能革。則俗樂其尤也。隋在朝者溺於淫放。萬
寶常處恬而心一。故聞樂而知其亂。予非人諳俗樂。
初入翰林。夕並西苑。行聞南有樂聲。煩促而哀。予愀
然動意。未旬日。孝皇崩。